

别林斯基选集

第 六 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别林斯基选集

第六卷

辛未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林斯基选集. 第6卷/(俄罗斯)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著;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

书名原文: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ISBN 7-5327-3813-2

I. 别... II. ①别... ②辛... III. ①别林斯基(1811~1848)—文集
②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俄罗斯—文集 IV. 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6781号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3—1959 年版选译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别林斯基选集

第六卷

辛未艾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5 插页 5 字数 446,000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500册

ISBN 7-5327-3813-2/I·2141

精装本定价:5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目 次

《彼得堡风俗随笔》(第一集)	1
《彼得堡风俗随笔》(第二集)	20
《旅行马车》	33
一八四五年的俄国文学	105
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感想和意见	150
《彼得堡文集》	190
论柯尔卓夫的生活与创作	257
尼古拉·阿历克谢耶维奇·波列伏依	328
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	368
尼古拉·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粹》	431
给果戈理的信	464
答《莫斯科人》	477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第一篇)	550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第二篇)	604
题解	669
后记	682

《彼得堡风俗随笔》^①（第一集）

由尼·涅克拉索夫主编、根据俄国文学家的作品编辑而成（附木刻插图）。第一集，圣彼得堡，一八四五年。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 印刷所。三百零三页。

这本书是为轻松阅读而提供的食物，并且，的确，它不会是晦涩难懂的，它会使读的人愉快，还能促使他思索。《彼得堡风俗随笔》是一种散文丛刊，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文章，但是只属于一种题目——专谈彼得堡。现在出版了包括六篇文章的第一集。第一篇文章是本书的开场白，它是作为本书的序文，同时也表达了它对《彼得堡风俗随笔》所属这一类出版物的批评观点。第二篇文章是别林斯基君的《彼得堡与莫斯科》，内容包括对两个京都的总体看法，从它们的内在的意义来看。《祖国纪事》不认为评论作为一个同人的别林斯基君的文章是合适的，它只限于从其中抄录一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随便哪个城市里，没有像彼得堡这样多的年轻的、上了年纪的以及甚至是年老的无家可归的人，而且也没有一个地方，像在彼得堡似的，安土重迁的人和牢守家室的人跟无家可归的人这样不相像。在这方面，彼得堡和莫斯科正好相反。这种深刻的差别就说明了

两个城市对俄罗斯所处的关系。彼得堡是政府的中心，主要是行政机构、官僚衙门和办事机关的城市。它的居民几乎有整整一半是由军人组成的，而且文职官员的数目只是勉强超过军事人员的数目。在彼得堡大家都在当差做官，大家所操心的是位置或者关心职位的定夺。在莫斯科您经常可以听到这个问题：“您在干些什么？”而在彼得堡这个问题就毫无例外地要被这个问题取而代之：“您在哪里当差？”“做官当差”这个词在彼得堡也像“地主贵族”、“地主太太”等等之在莫斯科同样是典型的。做官的人——这是彼得堡的土著，真正的公民。如果人们打发一个仆人，或者小童、小姑娘，哪怕只有五岁，每一个这样被差遣的人一方面寻觅您的公寓，一方面会问看门人，或者直接问您本人：“有个某某官长是不是住在这里？”尽管您从来没有什官位，从来没有在什么地方干过差事，而且也从来不打算做官当差。这已经是彼得堡的“风尚”！彼得堡的居民永远为活动的狂热而操心；他们实质上常常是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他们同那些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出来的莫斯科人还是有区别的，但彼得堡居民的“什么也没有”对他们本身来说，常常还是“有点名堂”的：至少，他们总是知道，为什么而忙碌。莫斯科人，上帝才知道他们，当彼得堡的人们在休息或者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时候，他们却找到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可以做的秘密。实际上，甚至连走亲访友、散步、午餐——这一切彼得堡人执行起来也都是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害怕迟到，

❶ 本文于一八四五年发表在《祖国纪事》，不署名。

或者错过了宝贵的时间,并且彼得堡人在解决这一切问题时并非总是没有目的的,并非总是没有算计的。在莫斯科,甚至是庄重的人只有到了睡觉的时候才会沉默下来,可是年轻人,特别是“对自己抱有巨大希望的”,甚至在梦中也会说话,而以后,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发表出来,如果他们碰到在睡梦中说出什么好的东西来的话——这应当可以说明当今在莫斯科的文学现象。一个彼得堡人,如果他是一个庄重的人,如果他们并不努力走向一个积极的目的的话,那么他的话语是很少的。一个莫斯科人的脸是开朗的、和善的、少顾虑的、欢乐的、和蔼可亲的;莫斯科人总是喜欢就随便什么问题同您交谈和争论,并且,莫斯科人在交谈中总是坦率诚恳的。一个彼得堡人的脸总是多思多虑和阴沉的;彼得堡人总是彬彬有礼的,常常甚至是亲切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冷冰冰和小翼翼的样子;如果讲起什么来,那么总是关于普通平凡的话题;他只是一本正经地谈论差事上的问题,可是却不喜欢争论和评论随便什么事情。根据莫斯科人的脸可以看出,他对人们以及世界都是满意的;而根据彼得堡人的脸却是看到,他感到满意的——只有他本人自己,当然,只要他的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他的细致的观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由于这种观察力,不断地迸发出他的细致的嘲弄:如果您的靴子没有擦干净,或者您的裤子裂开一条缝,您的西装背心悬着一颗脱了线的备用的小纽扣,他马上就注意到了,一边注意到,一边露出狡猾的微笑,感到一阵自我满足……但是在这种微笑中却构成他的整个嘲弄。莫斯科人对任何服装都是并不十分讲究的,而且一般来说,并不去注意一切外表上的问题。他首先要求的是您本

来是个善良的小人儿,或者是一个有灵魂和良心的人……在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他就开始同您争论起来,而且只有到了他看出您的意见跟他在小团体中夸夸其谈的意见,或者他在这小团体中所听到的其他人夸夸其谈的意见并不一致——他必然要把这小团体看作他在文学上或者哲学上的“同宗嫡派”,——到这时候他才开始露出嘲讽的微笑。一般说来,每一个莫斯科人,不问属于什么地位,他对生活是完全满意的,因为他对莫斯科是满意的,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生命,因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无拘无束地、自由自在地、恬然自得地生活。他的享受生命包括什么内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些聪明的人彼此之间早就协议好,一场能够酣睡的好梦,能够消化得了的食欲,健康的胃,这些都暗示他对腹腔大小的尊重,对脸孔的丰满和红润的尊重,此外,还有能够始终保持精神上美好情绪的值得艳羡的方式,这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幸福的巩固基础的本质。聪明的莫斯科人是完全同意这一点的,他们还想到,一个人越是少去郑重其事地操心什么事情,越是少去干出什么事情,越是多多地议论一切问题,他就越是幸福。这些幸运的哲人,他们在这方面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因此莫斯科人的一种姿态就在我们中间激起想多多地、热烈地、满有信心地说话的胃口和愿望,可是却完全没有任何目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结果!彼得堡居民的姿态对观察者的心灵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们很少是脸色红润的,而常常是苍白的,但他们的脸孔却更加经常地反映着一种患有痔疮者的脸色,反映着彼得堡特有的天空;并且在这种脸孔上,几乎总是可以看到一种操心,一种不安的、惊惶的情绪,同时与此相连

的对自己的满意,一种对自己的价值的近乎不可征服的信心。彼得堡的居民从来不会在夜里两点以前躺下睡觉;有的时候完全不躺下;然而这一点没有妨碍他在早上九点钟就已经坐下来处理工作,或者到了机关里。午餐以后,他一定到剧院去,出席晚会,观看芭蕾舞,参加音乐会,参加假面舞会,加入牌戏,视一年四季的不同,出去散步。他来得及到处转悠,好像办公一样,一边常常看表,一边急急忙忙地享乐,好像害怕他拥有的时间不够似的。莫斯科人——是一种十分好心的人,容易相信人,喜欢夸夸其谈,特别爱好交结朋友。相反,一个彼得堡人并不多嘴多言,他带着不信任的神气以及对自己的优越感来看别的人:他仿佛使大家都觉得,他若不是忙碌于事务性的文件里,就是沉迷在玩朴烈费兰斯纸牌里,大家都知道,做重要的工作是要求全神贯注和沉默不语的。一个彼得堡人甚至在享受的方式上都是和一个莫斯科人截然不同的。在饮食上他追求的是精制美食、名酒佳肴,而不在乎量多数大,不在乎泛滥的大海。在社交生活中他认为保持沉默是比沉湎于生动谈话的魅力、轻视规矩和礼仪更好,他在这些方面习惯于看到彬彬有礼和美好的风度。独身者的宴饮应当属于例外:一个俄国人在俄罗斯全国各地大吃大喝是到处都一样的,并且在他的大吃大喝中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想到古代诺夫哥罗德的风俗的某种辽阔的草原。

在莫斯科没有官吏。值得称赞的是,正派人在莫斯科,一离开他的工作所在,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了,因此谁也猜不透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官僚中的低等人物在那里还是被叫作“大掌柜”之名而闻名,还很少为人所注意,当

然,这是指那些并不跟他们打交道的人而说的,当然,从对他们有什么需求的人来说,却是越来越有名的。在莫斯科很少军人;因此,他们中有许多人到那里去是暂时的,是为了休假。总之,军事人员在莫斯科简直引不起什么注意,而彼得堡的官吏之在莫斯科也是一种生硬的和奇突的现象,正像莫斯科的思想家之在彼得堡。尽管莫斯科人一般来说要比彼得堡人更有独创性,并且仿佛更有独立性,但是,如果他们搬到彼得堡去住的话,至少他们很快就会同彼得堡习惯。词藻过分华丽的梦想、理想、理论、想像,都躲到哪里去了!在这方面,彼得堡对一个人是块试金石:凡是生活在其中而能够不被虚幻的生活的漩涡所吸引的人,能够不顾常识浅见而保持自己的灵魂和良心的人,能够不去迷恋于堂吉珂德,保持自己的人的尊严的人——对这样的人,您可以把他作为一个人而勇敢地伸出手去……彼得堡也有几个人头脑比较清醒:开头您觉得,由于从他而来的气氛,叶片从树上掉下来,好像从您身上流泻出最尊贵的信念一样;可是您很快就会发现,这不是信念,而是幻想,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和对现实的彻底的无知所产生的幻想,于是您也许只好怀着一种沉重的忧伤而无可奈何,但是在这种忧伤中却有许多神圣的、人性的东西……幻想算得上什么!一些最迷人的幻想在一个了解最痛苦的真理的人的实际的(在这个词儿的合乎情理的意义上)眼睛里是一文不值的,因为既然一个愚蠢的人的幸福是一种谎话,那么一个实际的人的痛苦就是一种真理,因此到将来就会开花结果……

其他四篇文章构成实际的部分，从而是全书的最主要部分。其中最好的是弗·伊·鲁冈斯基的《彼得堡管院子的》和涅克拉索夫君的《彼得堡的角落》。第一篇是一篇出于艺术家之手，根据彼得堡生活的最独特的现象而写作的才艺精湛的特写，其中的人物是莫斯科所不大知道以及在外省完全不知道的。这是弗·伊·鲁冈斯基最好的作品之一——他是如此清楚地了解俄罗斯人民，他有时能如此忠实地概括俄罗斯人民最典型的特征。有一张报纸——不需要说明它是什么报——表达了它的不满，说管院子的葛里戈里终于盼望到看到自己有幸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就让这张贵族化报纸去谈论官老爷吧，可是我们却要阅读弗·伊·鲁冈斯基的《管院子的》，再说就是读它第二遍和第三遍也并不枯燥——这是我们凭经验而知道的。我们要从其中抄录一点出来：

官吏们以一种介乎蹣跚步与快跑之间的中等步子，小投机商们所谓的跳跃式步子走着；第一个管院子的人大幅度地在这一大群人的脚下逐个扫着地。他们挨个儿跳过了扫帚；但是也有一个人，虽然避过了危险，却立停下来，开腔骂了起来。

管院子的继续他的活儿，仿佛没有听到似的，可是过后，却嘟嘟囔囔着发牢骚，连街对面都能听到：你不想绕过去是不是？难道你的头上不长眼睛吗？另一个管院子的，对他来说最尖刻的话他都显得无所谓，他笑了笑，一边挺了挺腰，一边把衣袖略为卷高了，让一边的胳膊肘突的一声靠着腰，把一块又黑又油腻的破布从右手转到左手，以便歇一会儿，然后抬起空着的手搔搔头。

一个穿着体面的人站在住宅的大门口，看着门上写的字，于是，向四周看了一眼，说：“喂，朋友，这儿的管院子的人在哪儿？”

葛里戈里一声不响，仿佛没有听到似的；那个人又把问题提高了嗓门，坚持地重复了一遍。

“您请到那边院子里去问。”

那个绅士向大门走过去：第二个管院子的，伊凡笑着说，“你为什么 not 回答？”

“他们许多人都到这边来了！”第一个管院子的回答，同时继续打扫。

在这个时候，门口出现了一辆轻便马车，车子走了一步，赶车的在马车上靠一侧打着盹儿：马匹已经累坏了，马车也破烂不堪，两侧的车皮都已经裂开，座垫下面周边露出了干草；一颗螺丝帽从轮子上落下来。

管院子的手持扫帚，眼睛直盯着赶车的看了一些时候，然后走到街道当中，拾起了螺丝帽，把它放进口袋里。一只车轮跳将出来，赶车的差一点让鼻子撞到路面上，他跳下马车，拉住马匹，往四下里看了看，朝车后奔过去。他看到管院子的从路中央弯到路面上，就对他说：“怎么，你把它捡起来了么，叔叔？”

“把谁给拣起来了？”

“把螺丝帽呀；请你给我！”

“难道你看到了吗？”

“怎么会看不到呢？请你给我！”

“给你！为什么我要给你？你首先要答应给我两文钱，然后才谈得上给你。”

争论变得稍稍激烈起来：赶车的开头恳求，对天发誓，说他身上连五戈比的钱都没有，他是刚刚才出来的，后来就又骂又叫，其中除了通常的客套之外，从一方只能听到：“给我，我对你说，给我！”而从另一方：“我拿什么东西给你？难道你看到了吗？”这两个仇敌终于互相发出声势汹汹的对付敌人般的叫喊；管院子的伊凡手里拿着刷子，微微笑着，利用这个愉快的场面，停止干活休息起来；人们开始聚拢来，围成一圈。一个不知是哪里来的小伙子也立停下来，当他了解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就对赶车的说：“这也值得扯着嗓门对他，对一条狗去理论吗？你揍他的嘴脸，我揍他的后脑勺。”这句话刚刚说完，不论这一个，不论那一个，仿佛是接到了命令似的，在同一个节拍中，把这个切实的训话付诸实行了。

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被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劝说震惊得发昏的执拗的葛里什加轻轻地摇晃了一下脑袋，从灯笼裤袋里摸出螺丝帽，把它交给赶车的，还附带一句劝告：“下一次不要再把它丢失，换一个时候你可再也收不回来；人家也不会还你；你为了它去找打铁铺，总得付出一个整卢布，还得叩头求拜哩：那里有你很多兄弟！”

那些原来欣赏这一场活剧的观众这时都分散开去走自家的路，但不时还要回头看看；赶车的装好了轮子，旋上了螺丝帽，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在骂着。管院子的葛里戈里又拿起了扫帚，他只限于说出同一句友好的劝告。管院子的伊凡一边对同伴轻轻地发笑，一边向他开玩笑道：“你就这样放过这个赶车的吗？这也难怪，这个小伙子的短柄链锤是很不含糊的吧？”

在这个时候,那个绅士为了这点劳什子的事儿在院子里遍寻管院子的之后,又走到大门口来,并且,锲而不舍地对我们这个朋友说:“你就是这儿的管院子的人吧,喂!”

“您要找谁?”

“九等文官贝洛夫。”

“在大门的左首,一直上去,门在左边。”

“那么我刚才问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不是这儿管院子的人吗?”

“管院子的!难道管院子的人还少吗!在别的地方,在有钱的主人那儿,雇上三个人干活呢;我们这一位出门只带一个人。”

来访者只能接受这个特别种类的逻辑作为回答,他耸耸肩膀,按照指定的地方走去。

这一切是多么忠实,充满多少善意与和谐的幽默!顺便问一句:您是否读过弗·伊·鲁冈斯基的《勤务兵》?这简直太有魅力了!

涅克拉索夫君的《彼得堡的角落》显示出非凡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叙事才艺。这是一个生活的特殊世界的生动的图景,这个世界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至少它是存在着的——这是一种浸透着思想的图景。上面所提到的那张报纸从这篇文章中抄引了三行文字,就责备整篇文章是肮脏的:听听这张报纸对长篇小说《幸福比英武更好》的评论是很有趣的,这部小说就是由波列伏依先生和布尔加林先生共同组织,并发表于今年的《读书文库》上的。看来,那里的一切都是干净的——甚至连酒类包税商人地下秘密活动的描写也都如此……但是愿上帝保佑它,保佑

这张报纸……我们最好还是随便从《角落》中抄引一些段落：

听到一阵奇怪的敲门声，其中还夹杂着十分响亮的猫打呼噜的声音。

“嘿，老爷！”家仆大声嚷道：“有好戏看啦；教书先生上门来啦！”

“什么教书先生？”

门被推开得大大的，撞到了墙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只只能装半什托弗^❶酒的酒瓶，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地走进了屋子里，只不过瓶口上塞的可不是瓶塞子，而是一个人的脑袋！我最初就是这样称呼这位穿浅绿色外套的先生的，这件外套有袖子，却没有领子：这领子，由于要缝补这件衣服的其他部分，还在一八一九年时就剪掉了。在人们称作爱喝酒的人和真正道地的酒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从第一种人身上只有在一定场合才会散发出酒气，并且一般来说，气味还让人受得了，甚至对某些人来说，还并不缺乏令人愉快的感觉哩：这种人大部分是善于应酬交际的人物，他们知道消解烈酒臭味的有效手段，从不会忘记利用这种手段。最最频繁地使用的是：丁香、茶叶（在正常的状况下）、甘露滴剂、薄荷糖、芹菜根，此外，还有葱、大蒜。从第二种人身上却是经常散发着酒味，即使他们一星期中一滴酒都不进口，还是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甚至，假使您高兴，也可以不叫气味——而仿佛是在您的鼻子底下放上一桶长时间封闭的酒，突然拔去了塞子似的。这样的气味，

❶ “什托弗”——俄升，等于 1.2299 升。

每当一个穿绿色衣服的绅士出现的时候就会散发开来——于是我明白，他是属于第二类人物中间的。我注视了一会儿他的面孔，甚至想起来，这张脸对我来说并非完全陌生。以前有一次我曾经走过一座挂着“酒屋”市招的房屋。门口直挺挺地躺着一个身穿一件有白色纽扣的破旧燕尾服的人；他的眼睛闭着：他睡着了；炽热的夏天的太阳直接烤灼着他的脑袋，并且在他发亮的、极其无精打采的脸上勾画出虚幻不明的花纹；无数的苍蝇在他脸上散步，一小批则集中在嘴唇上；还有不计其数的苍蝇在头上飞舞，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等待着轮到它们自己的机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诸位已经知道，我有一个容易感触的心灵）长时间观察那张无精打采的脸，它深刻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现在他的衣着有一些改变，人也显得老了一点。除了那件背部中央的缝线开裂了四分之三的外套以外，他的衣着就是一双打上三道补丁的棕红色的皮靴以及在外套偶然掀起的时候，可以看到外套里面一件灰色而肮脏的什么衣服。他看上去约莫有六十岁。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面色泛黄，近乎透明，满脸皱纹；下巴上长几颗医学上称作老鼠奶的疣子，疣子上有长成环状的棕红色毛发，教堂下级职员和警察分局局长为了图个吉利常在疣子上养起这种毛发；他的鼻子上有一道不大的伤疤；眼睛是混浊的，呈灰色，头发（这倒有点古怪！）黑而密，几乎没有一茎白发；如果没有那两三块约莫有一个铜币大小的、不大的秃斑的话，甚至可以说它非常漂亮，显然，这些秃斑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己心甘情愿长出来的。但是一般说来，绿衣先生的整个体态是非常惹眼的。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一个演员由于长期在

舞台上扮演他所心爱的、台词背得熟透的角色而自然而然养成的东西。在一个脚跟没有站稳的人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最可笑和滑稽的动作中可以见到一种不亢不卑的，一种像自尊心的感情，并且，甚至在和你们谈到一件完全不足道的琐事的时候，他也常常会摆出一种准备大声疾呼善良是值得表扬的，而罪恶是可憎的这种人的姿态。由于这种尖锐的矛盾，他就显得非常可笑，这就激起家仆要对他大大嘲笑一番的欲望。

家仆用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对他说：

“你好，酒糟鼻子！”

绿衣先生看来要动怒了，但是怒气的话，在迸出第一个字音时就打住了；他迅速向着什托弗酒瓶那儿动了一步，十分亲昵地说：

“你好，叶戈鲁什卡！给我来一小杯！”

那个家仆悄悄地从一只陶制杯子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这个绿衣先生。绿衣先生一下子把它喝光了。家仆和基里亚内奇哈哈大笑起来。绿衣先生身子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手里擎着杯子，张大嘴巴，开腔骂了起来。

“老弟，你别跟我开玩笑！谁准许你同我开玩笑的？他们这种人并不了解我，可他们并不对我开玩笑。今天我去看过一个人……老弟，他是一个真正得到过勋章的人……你听好，是个拿到过勋章的人……你要见他，人家连外厅都不让你进去。可一直让我走进书房。‘我真为你惋惜，’他说，‘格利高里·安德烈伊奇，（你听，还称呼父名哩！）你完全变成一个酒鬼啦；你当心，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被酒烧死，’他说。‘我没有料到，’他说，‘你会变成这样……你请坐，’